

Seeing Is Believing： 《觀Seeing攝影展》開幕式筭記

文化中心兩度梅，
觀看藝術百花開。
世間何物長留駐，
刹那銀光定格來。

由澳大利亞新藝術聯合會主辦的《觀/Seeing-澳大利亞視覺迴響》攝影展於2026年5月30日下午在車士活中華文化中心隆重開幕，有來自悉尼各地的80多位藝術愛好者，共同參與並見證這場全新的攝影藝術展覽開幕典禮。

記得去年12月6日，在同一個場地，由澳大利亞攝影家協會和澳大利亞新藝術聯合會共同主辦了《決定性瞬間》攝影藝術展，熱鬧場面彷彿就發生在昨天，故有“兩度梅”之說。

攝影藝術是觀看藝術。這次攝影展的主題是：我眼裡的澳大利亞。攝影者通過獨特的視角和風格，用自己的作品表達對澳洲的感受和認識，給觀眾帶來視覺享受。

澳大利亞新藝術聯合會秘書長唐培良先生主持開幕式。

他向大家簡介了此次展覽的籌備過程，指出這是一場思考多年，籌備半年、別有特色的展覽。我們嘗試擺脫傳統觀念中僅僅追求“好看”的攝影方式，而採用一種新的理念和方式，展示攝影師心中的攝影作品。

澳華文壇著名文化人何與懷博士首先致辭。

這是他作為嘉賓在公共場合最短

的一次發言。他說：“英語裡面有一句諺語：Seeing is believing。今天我們這個展覽的名稱就是‘Seeing / 觀’，真是太好了！Seeing is believing。我來了，我看見了，我感受了，我思考了，我相信了！”

喬治河市政府獨立議員王斌先生隨後致辭。

他說，今天再次來到悉尼中華文化中心，站在這裡，我的心裡有一種特別的、難以言喻的自豪和喜悅。當我看到這場高水準攝影展的主辦方、策展人張仲衡老師、陳志光老師，以及其他優秀的參展藝術家時，我忽然發現，他們許多竟然是我生活中最熟悉最親近的朋友和鄰居，我被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才華深深打動。在參展的作品裡，我沒有看到任何局限於華人圈子的審美自己設限。相反，我看到了武當太極在澳洲海岸線上舒展呼吸，看到了紅土地在荒漠深處的克制和敬畏，看到了傳統蒸汽機車與現代輕軌之間的歷史交疊。在你們自由而不受束縛的鏡頭裡，我看到了最真實，也是最美麗的澳洲。

著名海派作家、張愛玲研究專家淳子女士發言。

她說，剛才何博士的發言，其實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發言。我沿著這個話題，可以感受到了一種海德格爾式的哲學思考。生命本來並沒有既定的意義，唯有通過創造，我們才能賦予它的意義。而今天的展覽，正是通過創造賦予了生命新的意義。

澳洲文聯主席、澳大利亞攝影家協會主席曉帆先生發言。

他說，這次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在這裡展出的攝影作品，突出體現了一個“新”字：新思想，新視角，新風格，新形式。

攝影師價值用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，以及所處的不同地域環境，把澳大利亞著名的自然景觀和人文現象，轉

化為自己鏡頭振奮人心的作品，令人從內心深處產生共鳴！

唐培良先生介紹本次攝影展還有一個重要特點，就是在遴選作品時，專門設立了五人評選委員會，從二百多幅投稿作品中，精選了四十一幅參展作品。

圖為評委安德魯·托特曼（Andrew Totman）發言。他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澳大利亞／美國藝術家和版畫大師，擅長通過版畫和繪畫進行當代抽象創作。在跨越六大洲、長達四十年的藝術生涯中，他以絢麗的色彩、豐富的層次感以及與自然世界的深刻聯繫而聞名。

評委張仲衡先生發言。他是畫家、攝影師、旅行家。他常年獨自背著僅有七公斤的行李行走世界，足跡遍及印度、墨西哥等許多人未曾到達的地方，拍攝了大量紀實和觀念攝影作品，曾獲Bayside市政府舉辦的攝影展金獎。

他在發言中提到，這次展覽，我們把觀念性的、敘事性的作品放在顯著的位置。在這裡呈現的是每位攝影師自己的觀察、思考、不同的審美和情感。

他歸納了展品的特色：一是有純粹的“光”影，形式結構的探索，如陳志光、Lia、劉亞中、廖中平的作品；二是專題探討社會、環境與自我意識，運用紀實攝影，並有超現實的攝影手法，如Jenny妍、Jenny Totman、李姍等拍照構圖；三是有表達澳洲社會共情與批評意識，如李雲、萬凱的作品。此外，還有以唯美主義畫面傳達澳洲特有的地貌、田園和人文景觀，如Tony Law、陳樹偉、張曄閩、溫小卓的作品。

評委陳志光先生發言。他是畫家、攝影師、旅行家。他舉辦過多次攝影展，出版有多本攝影技法書籍。他曾獨自駕駛房車行走澳洲，拍攝了大



《觀/Seeing-澳大利亞視覺迴響》開幕式部分與會者合照。

量精彩作品，同時也是《大地留印》系列叢書的重要設計者。《大地留印》第五冊封面上的艾爾斯山石（Ayers Rock）攝影作品，經授權後已可作為商業用途。

評委顧錚女士發言。她是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會長、《大地留印》項目策劃人、本次攝影展總策劃人。早年曾任上海師範大學校報攝影記者，多年來一直關注攝影藝術的發展，並持續探索新的攝影理念與表現形式。

她在發言中表達對大家前來參加開幕式的謝意，尤其是發言嘉賓，十分精彩，很受啟發。她提到特別感謝策展人之一張仲衡先生，為這次展覽付出了大量心血。

另一位評委傅小民先生。他是上海文學藝術大獎最佳電影編劇獎獲得者、中國廣告長城獎視覺創意金獎獲得者，曾任上海廣播電視臺節目顧問，同時也是澳大利亞愛鋼首飾創始人、電影作家及視覺藝術家。

恒心馬



恒心馬(左)與何與懷、趙戎、瞿鐵成在展覽會上。

悉尼詩詞協會2026年6月文化論壇

主題：格律之美與文學之困——論詩詞規範化對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雙重影響

提要：論壇將聚焦古典詩詞中格律規範與情感表達的辯證關係。格律賦予詩詞精嚴之美，卻也易“因律害意”。在禮教壓抑下，情詩豔詞借隱喻及多種表現手法，意外催生矛盾情感的千古名篇。詩詞成為情感的“危情療愈”，又陷入表達與壓抑的悖論。論壇將以“驚濤拍岸”、“一江春水”等為例，探討畫面與意境的情感傳遞，剖析《錦瑟》《釵頭鳳》及“春恨秋悲”等閨怨主題，反思格律形式與真情實感的互動。

主講人：王力軍，漢語言文學碩士與新聞學碩士。悉尼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，澳大利亞攝影家協會主席。2016（臺灣）中華藝術金馬獎伯樂獎，2018 世界華人十大影藝導師（馬尼拉），2019 中國文藝金華表獎。80 年代開始發表文學。著有《老城》及《鐵城》三部曲等，曾任《都市生活報》總編，《亞太人文》雜誌社社長，在各類報刊發表和編著作品二百餘萬字。傳略由國家人事部《中國世紀專家》及《世界華人名家錄》和《中國攝影家大辭典》等錄入。

時間：2026年6月24日（週三）上午10時-12時。

地址：詩會活動中心（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）。

本會的論壇和教學活動全部免費，歡迎所有感興趣者參加。

文革、人性以及女性

——“九五後”青年對話“四零後”作家劉海鷗

（接上期）舒凡：你在文革中一方面努力進行自我改造，甚至否定自我，但另一方面又始終保留著對音樂、藝術、自然的感動，在這樣一場近乎癡狂的運動中，你沒有參與對他人的傷害。在那樣一個破壞人性的環境中，是什麼讓你保留了人的完整性？

劉海鷗：從小的家庭環境和本性來看，我其實是一個天性自由的人，這一點一直沒有真正改變，只是被壓抑，或者不斷壓縮了。六十年代初文藝界有過一次解放，引進外國音樂電影，跟我的天性是合拍的。另外，

我父母都屬於自由知識份子，家裡的大量外國經典文學和家庭環境推崇的自由思想，也塑造了我比較強的個體意識。後來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，我一方面努力按照“階級觀念”改造自己，打磨自己，另一方面內心始終有疑問，也保留著對自由和美的感受，這種內在衝突一直存在。當時我在學習那些英雄事蹟，比如歐陽海，也努力按照那種標準要求自己，但有一次聽到莫札特的音樂，我一下子暈了，那種被壓抑已久的情感一下子釋放出來，可緊接著，我又會覺得這種感受“不對”，認為這是不符合當時思想要求的，需要壓制。這種自我否定越來越強，也與當時整個社會愈發“左”的氛圍是一致的。

在心裡，我對自由的感受並沒有消失，同時也一直存在疑問，並非完全接受那些觀念。只是整體上，還是跟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方向走。

等到文革結束、被全面否定時，我突然意識到，過去十幾年的信念和自我改造幾乎全部被推翻，這對我是一次巨大的打擊，相當於自我被徹底否定。

舒凡：您提到過，這種否定之否定給您帶來了巨大的痛苦，現在的您會怎麼分析這種痛苦呢？

劉海鷗：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革的全面否定，相當於把我這一代人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仰一下子擊垮了，這讓我非常困惑和痛苦。不過這種痛苦沒有持續太久。隨著改革開放，文學、電影、音樂等重新出現，這些被壓抑已久的東西一下子與我產生共鳴，迅速被重新喚醒。

可以說，我原本的天性只是被壓抑，一旦環境放開，就很快恢復、生長。後來我考入北大哲學系讀研究生，這對我的思想啟蒙作用

很大，導師們思想開放，他們講的東西一下子就打開了思路。我接觸到的西方古典哲學，就是講人類的認知之路，也對我很有啟發，也促使我對過去的信念進行了再一次的反思與否定，也進一步重建了自己的認知。

舒凡：您覺得文革對人性破壞最嚴重的方面是什麼？比如告密、失去信任，還是羞辱與折磨他人？

劉海鷗：我覺得最大的破壞是對人性的整體摧毀，包括良知和道德的崩塌。那種“打倒一切、懷疑一切”的氛圍，使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價值標準。這種影響不僅發生在當時，還會延續到下一代，形成長期的後果。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，我的看法可能有偏頗，也需要謹慎看待。

舒凡：我在閱讀有關您的經歷時，發現您筆下的新疆那一段的串聯經歷可能層次最為豐富，在激烈的武鬥中，有獨立成長的女孩、新婚女性的家庭、等待團聚的人，以及兵團中的上海女

性。一面是武鬥的炮火，一面是人們的日常生活、街頭飄揚的維族音樂，這和我們常見的文革敘述（如《牛棚雜憶》）很不一樣。新疆是否可以說是您在文革中感受到人性最豐富的地方？

劉海鷗：當時並沒有“人性”這樣的自覺概念，因為在那個年代，“人性”甚至被視為負面的詞彙。我的感受更多是來自日常經驗，而不是抽象思考。其實不只是新疆，文革中的任何地方都同時存在“兩種世界”：一部分人積極投入運動，另一部分人大多數仍在過自己的日常生活。新疆也是如此——一方面武鬥非常激烈，甚至有槍炮聲；另一方面，小販照常做生意，人們照樣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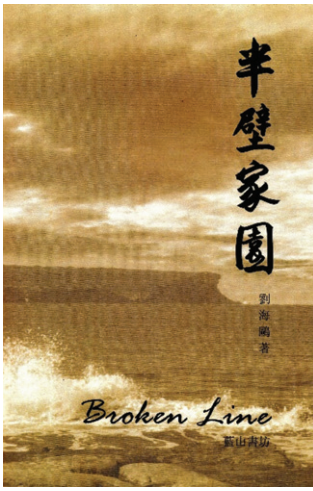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文革並沒有對所有人產生同樣的衝擊。有些人是受害者，尤其是知識份子；但也有一些人並未受到根本影響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“受益者”。比如有人從混亂中獲取資源，或對既有秩序的破壞中獲利。因此，

他們對文革並不強烈反感。

就我個人而言，這種體驗並不限於新疆。在貴陽，我會在破舊街巷中聽到小提琴聲，看到居民窗簾的非常美麗的圖案和色彩。但與此同時，又會被革命歌曲激發出強烈的激情。所以這種狀態是一種持續的搖擺：一方面是對美、音樂與日常生活的感受，另一方面是被時代情緒裹挾的熱血與激動。這兩種力量始終並存。（未完）



《畫說我的一生》連環畫之一



劉海鷗《半壁家園》一書封面